

轉眼外孫女長大

延 靜



人生
在
線

在多倫多的外孫女，轉眼已經大學畢業，進入公司工作了兩年多，她和外孫女婿要回北京來看望我們，我們喜出望外。他們休假很短，只有十天，在北京只能呆六天，但我們還是掐着指頭盼望着。

外孫女這麼快長大，真有點不敢相信。她的出生恍如昨日。那是一九九二年，我們為中韓建交工作正忙，但偏偏這時女兒臨產。妻子好不容易調整時間，陪女兒去了醫院，我是傍晚下班後趕到醫院的，見了女兒，知一切順利，才放心下來。外孫女與中韓建交同齡，對我們是個慰藉。

一九九八年我們退休，這時外孫女上小學，我們體力還可以，就接外孫女來家住，擔負起上學的接送任務。直到她小學快畢業，她多次要求去多倫多，與已去那裏的爸媽團聚，我們考慮孩子已長大，我們的精力也開始下降，就決定把她送到多倫多去，我們也解脫了接送的任務。

每次去多倫多探親，都看到外孫女不斷長大。她刻苦學了英語，念中學後進了多倫多大學，讀書十分用功，成績一直較好，為她畢業後進公司提供了條件。進入公司後，她工作十

分努力，並受到重用。她還學會開車，找到福建出身的男友，並於前年結婚成家。看到外孫女長大成人，我們有說不出的高興。

外孫女身在多倫多，心裏也沒忘記北京。一次她夏天回來，還專門到她曾上過的小學去看了看，她說可惜沒碰上老師。每次回來，她都要買幾件衣服，作為紀念。她還把第一次得到的工資，分給在北京的長輩。至於口味，她可以說還是一個北京的孩子，愛吃炸醬麵、愛吃稻香村點心，特別愛吃剛出爐的燒餅，一次她去買回來的路上就吃了兩個。

外孫女和孫女婿要回來，我們十分期盼。退休前，我們曾想，女兒一家在北京，退休後我們好好團聚一下。這也是人之常情。特別是我們，一生做外交工作，有一半時間在國外，就更缺少親人的團聚。因此女兒和女婿離開北京時，我們心裏十分糾結；外孫女離開北京時，我們心裏更是惆悵。不過我們又一想，兒孫自有兒孫福，出去闖盪，也許會有一個新天地。現在看到女兒一家在多倫多生活安穩，外孫女也長大成人，心裏自然安然了許多。二十七年不短，但又覺得過得很快。這也許就是人生的道路。



柏林
漫
言

坦白地說，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去過雲居寺，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是的，在各種名寺古廟雲集的北京，雲居寺可能算不上太有名氣。然而，當我聽說有這樣一座古寺廟將在柏林舉辦一個推廣酒會，便第一時間給全家報上名，非常期待。

常年居住國外的人，對於宣揚祖國文化的活動，從情感上講是很特殊的。

這個展出酒會在一週四的傍晚舉行。舉辦酒會的場地選了一個同樣擁有歷史意義的老劇院。酒會六點半開始，我們提前一刻鐘便到門口等候了。

我們並不是唯一早到的，身邊還有三組人，湊巧的是這三組人，都是一兩個中國人，帶着他們的德國朋友或者外國朋友。酒會入口還沒有開放，但門口的豎條廣告牌已吸引了人們的目光。這個看上去是航拍的雲居寺實景圖，葱葱鬱鬱的山林間，若隱若現的寺廟樓閣。如此一副幽靜神秘的樣子，更讓

雲居寺柏林展

余 逾

等待的人們翹首以待。進門看見，迎接觀眾的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們熱心地引導我們簽到，然後沿着一個寬敞的旋轉樓梯上到二樓觀展。

在展出正式開始之前有兩段簡單的開場演講。一段是主辦方的中方人員，他熱情地說，能夠在千里之外的柏林舉辦這樣一個中國古寺的推廣晚會，為我們祖國的文化深感自豪，同時也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我們的祖國文化。緊接着是德方的一位德國先生講述他對中國的情結。他特別說道，要懂得中國文化，就一定要學中文。觀眾席裏有中國人有外國人，有年輕人有老人還有小孩，有穿正式的西裝禮裙像參加舞會的人，也有素面朝天T恤牛仔褲的人。每一個人，都聽得很認真。

主辦方邀請了柏林當地民樂團的古箏演奏者現場表演。很多年都沒有聽到過現場古箏演奏的我竟然和身邊的老外一樣被陶醉得如做夢一般。兒子和女兒當然也是第一次看到古箏，好奇地問了一系列我回答不上來的



正在認真觀展的華裔小學生

問題。展廳裏擺放的展板分專題介紹了雲居寺的來歷、布局，以及從古至今的一些修建和故事。雲居寺最著名的當屬它的碑文。為了更形象地展現碑文的意義，主辦方還帶來了石墨，可以現場拓印碑文。

能閱讀中文的兒子煞有介事地給不識中文的女兒講解展板上每個板塊的意思，又時不時跟我確認他是不是理解得正確。看到他們認真真真真有興趣的樣子，我心中莫名地充滿了欣喜。

展會結束後許久，我依然在回味這個古寺的樣子。那片綠色的山林，金黃色的樓角，便是我夢想縈繞的家。而在場的德國朋友，不知他們又有何種不一樣的感覺呢？

台北夜市覓食記

李丹崖



飲食
男
女

去台北，不能不去的是台北士林夜市。士林夜市毗鄰士林官邸，這裏曾經是蔣介石的下榻之地。多少年風吹雨打，這裏已經逐漸演變成市民居住地。每到夜幕降臨，下班路過此地的年輕人，機車上馱着的情侶，外地的觀光客，都會集聚在這裏，享用一份「最台北」的美味。

士林夜市充滿人間煙火氣息，人聲鼎沸，各種美食的香味混雜在一起，撩人胃口。在未入士林夜市的街面上，我們先叫上一份藥膳排骨。我前一直懷疑，藥膳只有故鄉的藥都才有，沒想到台北也很風行。帶着濃濃草藥香氣的排骨，烹煮了三四個小時，啃食起來，大快朵頤，尤為過癮。我一個人連吃兩份，幸好被友人攔住，說，美味不可多用，後面的更精彩。

果不其然，進入士林夜市的負一層，首先看到的是蚵仔煎。我向來喜歡吃蚵仔煎，這種蚵仔煎需要新鮮牡蠣，去殼以後，淘洗，瀝過，瀝乾，醃製少許分鐘。熱鍋烹油，油溫八十攝氏度左右，下鍋炒製七成熟。加入澱粉，略微成形後，煎入兩個雞蛋，稍事攪拌，放上些許的小白菜，翻身，稍煎，微微泛黃，即可盛盤。撒入些許的醬料和辣椒油，味道鮮美至極。蚵仔的鮮，雞蛋和澱粉抱團的香，加之小白菜的開胃，吃起來，讓人忘乎所以。

早些年，看舒國治的《台北小吃

札記》，讀到讓人吞嚥口水。台北夜市的靈魂，全在這本書裏被一網打盡。未到台北，先被台北的美食吸引，到了台北街頭，看到擔仔麵的時候，禁不住要上一份。

台北的擔仔麵，都是那種在餐車上推着，餐車乾淨明利，做麵的姑娘手法嫺熟。三兩分鐘，一份麵就做好了。呈現在碗的心，像一個乖巧的孩子。擔仔麵，似乎就是台北吃食裏的愣頭小子，絲絲溜溜地吃這麵，麵在唇外跳躍着，可不就是十分頑皮嗎。擔仔麵的分量都不大，就是讓你吃到意猶未盡，念念不忘，舌尖上還殘留着擔仔麵的香。

怎會沒有酒呢？叫上一些吃食，要上一瓶金門高粱酒，在這樣一個初秋，不光夜空天高雲淡，心懷裏也萬事隨風飄散。真叫一個暢快。

酒足飯飽，星月輝映，向酒店走，已經快十一點了，街面上仍有人影幢幢，突然有些口渴。吃了些許油膩的吃食，這時候，恰巧路過水源市場，不妨來一份甘蔗汁。鮮榨的甘蔗汁，來自台北當地產的甘蔗，日照和氣溫的適宜，造就了甘蔗的多汁和甘甜。所以，這裏的糖多是蔗糖，至今，這裏還保存着古法蔗糖的製作方法，仍有工廠在生產蔗糖的衍生品，十分暢銷。

翌日醒來，酒店的飯菜也十分豐盛，由於昨日喝了不少酒，需要以湯來解，恰巧遇見冬瓜雞湯，喝上兩大碗，汗出了，昨晚夜市的美味還在腦海迴盪。今晚，再去吃些別的……



畫外
有
音

在對西方藝術的學術研究中，自畫像是了解繪畫巨匠不同人生階段外貌特徵的重要參考資料。在沒有攝影技術的時代，自畫像所起到的記錄功能就如同我們現在的手機「自拍」。每位大師描繪自畫像的初衷也各不相同。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耀眼的畫壇巨星倫勃朗是西方藝術史中罕見的「自畫像狂人」，共留下了近百幅不同年齡段、服飾造型各異的油畫、素描和版畫。除了將自己「角色扮演」成不同社會身份的人們進而力圖精準把握人物神態細節和職業特徵，其各年齡段的自畫像更接近於藝術家本人的「圖像日記」，我們能從中目睹他在歷經大起大落之後的容貌變化。相比之下，他的老鄉梵高創作自畫像的原因則有其難言之隱——因為畫賣不出去，沒有收入請不起模特所以只能對鏡畫自己「練手」。而當梵高於一八五三年在荷蘭出生時，已有另一位深受倫勃朗肖像畫影響、同樣擅畫自己的藝術家在法國巴黎聲譽鵲起，他就是引領「寫實主義」（Realism）浪潮的古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

在十九世紀巴黎的藝術圈中，日趨盛行的自畫像為在定義那個時代藝術家的自我形象以及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藝術市場上開創藝術家事業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庫爾貝曾花時間在羅浮宮臨摹里貝拉（Jusepe de Ribera）、祖巴蘭（Francisco de Zurbarán）、委拉斯凱茲和倫勃朗的名作，並在一八四二至一八五五年間仿後者創作了一組不少於二十幅包括油畫和素描在內、頗具特色的自畫像。兩幅《帶黑犬的自畫像》中身著波西米亞風格服飾的英俊瀟灑、《傷者》中衣冠不整的頹廢不堪、《絕望的人》中的驚世駭俗、《抽煙斗的人》中面露瀟灑的高傲不羈，以及《自畫像——繫皮腰帶的男人》中手撥長髮的孤芳自賞……庫爾貝試圖通過塑造迥異的社會角色和生活狀態去找尋自我，進而呈現給觀者表象之外的真實個性。他筆下的自畫像散發着渾然天成

大提琴家庫爾貝？

王 加



▲庫爾貝《大提琴手：自畫像》，一八四七，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藏 作者供圖

的自信和迷人的自戀，既有着浪漫主義所強調的「主觀自我」，也表現出他尚未完全定型的寫實主義傾向。

在這一階段所有的自畫像中，有兩幅與眾不同、畫家以大提琴家身份示人的油畫肖像。就畫面構圖和人物外形而言，收藏於美國波特蘭藝術博物館的《大提琴家》（The Violoncellist）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的《大提琴手：自畫像》（The Cellist: Self-Portrait）就如同姐妹篇般如出一轍。畫中的庫爾貝將自己扮演成一位大提琴家，以半身像示人的他大提琴斜倚在身前露出半個多琴身，左手持弓，右手揉弦，眉頭緊鎖面露質疑地凝視觀者。兩幅作品中畫家頭部傾斜的角度和肢體語言幾乎完全一致，但若仔細觀察，相互間還是有區別的：首先，《大提琴家》的底色更接近倫勃朗的暗色調；《大提琴手：自畫像》的背景則明亮許多。其次，前者的畫面右側擺放着樂譜，並強調了畫家座椅的紅色靠背；後者則既沒有樂譜，也未刻意突出就坐的椅子。兩幅畫的官方信息均顯示創作於一八四七年，但通過X光掃描鑒定，收藏於波特蘭藝術博物館的《大提琴家》應是初始版本，因為畫家曾對人物

的位置和姿勢進行過微調，且樂譜應是在另一塊畫布上完成後黏貼上的。相比之下，《大提琴手：自畫像》則被認為是基於前者的再版。有趣的是，最終成功入選了一八四八年巴黎沙龍並收穫好評的並非是初版，而是背景明快沒有樂譜的再版。當法國小說家、最早推崇庫爾貝藝術的寫實主義運動理論家、畫家的好友尚弗勒里（Champfleury）在沙龍中看到庫爾貝的《大提琴手：自畫像》時曾心懷崇敬地評價道：「如果你把這幅自畫像放進西班牙的博物館中，它可以驕傲、心安理得且毫無畏懼地掛在委拉斯凱茲和穆里略（Bartolomé Murillo）等大師的名作旁邊。」

值得一提的是，一幅與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大提琴手：自畫像》高度一致的同名素描稿在二〇一五年的佳士得巴黎春拍上現身。鑒於素描線框外寫記錄着和油畫成品完全對應的作品尺寸，這件拍品因此被視為畫家在完成油畫之後的備忘稿。庫爾貝通過上述現存的三幅「化身」大提琴家的自畫像向觀者充分展示了其傳神精道的「角色扮演」功力，但他樂此不疲地以相同構圖和姿勢將自己塑造成大提琴家的作法卻令我們不禁心生疑問：莫非他真會拉大提琴？

在庫爾貝頻繁創作自畫像的這段時間，他與音樂也有着緊密的聯繫。事實上，音樂始終是庫爾貝家庭生活和故鄉習俗的一部分。在他位於奧爾南的家中有一架鋼琴。他的兩位發小普羅馬耶特（Alphonse Promayet）和庫埃諾特（Urbain Cuenot）都對音樂有着極高的熱忱，也因此深深感染着庫爾貝。前者是位落魄小提琴家，曾為畫家的姐妹們教授音樂並在當地的民兵樂團中出任指揮，後追隨他來到巴黎以授課及在小交響樂團中演奏為生；後者則是鎮合唱團的領唱。普羅馬耶特曾多次出現在庫爾貝的作品中，畫家曾以他為模特創作過肖像和《結他手》，並分別將他畫入了兩幅寫實主義巨製《奧爾南的葬禮》及《畫室》中，足見二人深厚的友誼。（上）

一個天才的眼淚與弧光

賴秀俞



自由
談

在這個日常生活遠離哲學的浮躁時代，普羅大眾往往把哲學家簡化為兩種極端形象：要麼認為他們過着高深莫測的精神生活而將他們偶像化；要麼將他們迥異於常人的現實生活片斷戲劇化。路德維希·約瑟夫·約翰·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則兩者兼具。

維特根斯坦成長的家庭，充滿着悲劇因子。他的父親卡爾是鋼鐵大亨，同時也是慣於施行高壓的完美主義資本家。母親萊奧迪是銀行家的女兒，常年來一味容忍暴戾的丈夫，同時溺愛孩子。維特根斯坦的兄弟姐妹，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問題。例如他的姐姐瑪格麗特曾經向弗洛伊德諮詢性冷淡的療法，其他兄弟都多在自殺的漩渦中不能自拔。此外，維特根斯坦有一個在一戰時失去右手的哥哥保羅——拉威爾的《左撇子鋼琴協奏曲》就是

專門為他而寫的。保羅曾在夜間練琴時突然停下來，衝到隔壁對弟弟維特根斯坦叫喊：「你在房間的時候，我彈不下去，我感到你的懷疑從門下滲進來了。」對此，維特根斯坦的姐姐赫敏曾以其犀利的洞察力說道，保羅和自殺如此之近，以致「他或許只是出於意外才依然活在世上並終於和生活達成和解」——這句話，也可以用在維特根斯坦身上。維特根斯坦早在十一歲就開始考慮自殺問題。為了能死得其所，他參加了一戰。他的戰友回憶道，有一次對方的炮火打得大家東躲西藏，只有維特根斯坦在繼續幹活，結果獲得多枚勳章。

維特根斯坦曾在鄉村當一名小學支教老師。在奧地利的小鄉村，他努力用各種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帶着孩子們組

裝蒸汽機，指着滿天星教孩子們天文學，自掏腰包領孩子們旅行長見識，教孩子們識別各種岩石和植物，還編了一本小學生專用的德語詞典。與此同時，他又十分狂躁，經常忍不住以暴力的手段對待愚鈍的學生。最後，在流言和壓力之下，維特根斯坦不得不辭職，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多年後，有人回到那個鄉村。當年的孩子都過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可當被問起那段歲月時，他們竟可以準確地複述「說謊者悖論」和各種語言遊戲的實驗，簡直像一個奇跡。

海德格爾早年在上課的時候，曾經在給學生講述亞里士多德生平時提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亞里士多德他出生了，他工作，然後他死去。」對維特根斯坦而言，

他的所有奇聞軼事都不過是引子。這個偉大的靈魂，這顆聰明絕頂的腦袋真正的光輝，應該被收藏在《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並不在於一個答案，而是提出精確的問題。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維特根斯坦都曾主張過所有的哲學問題都是偽問題。因此，他認為哲學的工作就是對思維方式進行治療——也就是對哲學自身的治療。

羅素曾把維特根斯坦當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滿的範例」：熱情、深刻、認真、純正、出類拔萃。可就是這樣一個「最完美」的人，卻總是活在一種失落中。德里克·賈曼曾經拍過一部維特根斯坦的傳記片，在影片最後，他借片中人物之口說了這樣的話：「曾經有個年輕人，他想把世界簡化到純粹的邏輯裏。因為他非常聰明

，也確實做到了……那個聰明的年輕人環視他所創造的世界，決定探索它。可是當他向前邁出第一步，立即摔倒了。你看，他忘了摩擦力。冰面平坦光滑，潔淨無瑕，但是人無法在上面行走。聰明的年輕人坐在那裏不禁流下心碎的眼淚。」

這是一個精緻而悲傷的寓言。年輕時的唐·麥克林曾歌頌文森特·梵高，曾以這樣一句過於悲憤的話作為結語：「這個世界『不配』擁有一個像你這麼美麗的人。」我想這句話如果用來形容維特根斯坦，再合適不過。

在被現實的堅冰劃傷的時候，我經常不由得想起這個聰明的年輕人，想起他所熱衷的完美主義和邏輯潔癖，想起他為自己的哲學結晶留下的淚，想起這個癡狂而孤獨的靈魂，它的弧光曾照耀過同一片類人的夜空，便覺得恆遠的星辰果真如詩。在那些日漸深重的沉淪和頹廢中，星河除了銘記過維特根斯坦的心靈，也曾光照過我們疲憊的肉身。